

續宋宰輔編年錄

續宋宰輔編年錄卷十二

全臺外史呂邦耀編

理宗

端平三年丙申

鄭清之奏行簡並相

二月甲辰魏了翁罷簽書樞密院事

了翁乞歸田里不允尋以資政殿學士湖南安撫使知潭州復力辭殿中侍御史李韶上疏曰了翁刻志學問幾四十年忠言讜論載在國史比者樞庭之詔未幾改鎮未久有旨予祠不知國家人材燁然有稱如了翁者幾人願亟召遠處以

台輔不報

儒子持一鶴列一生滿與之迤迤問其姓名曰姓

姓名庸

問所

持何物

曰大鶴也

因問

蓋欲然

呼向野飲

其人

大

乃批其頰

曰說甚

廢中庸

大學

矣

許多

酒一物也

物不

得送

一笑而罷

或謂有使

其為此

以

冊梅君子者

京尹乃悉

湖遊覽志

西未幾改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嘉熙元年改知

福州福建安撫使累乞骸骨不允疾革口授遺奏少馬拱手

而逝後十日詔以資政殿大學士通奉大夫致仕遺表聞上

震悼贈太師諡文靖累贈秦國公。世史正綱曰史謂理宗

崇尚理學是以得諡為理然以愚觀之理宗之崇尚理學亦

好其名爾非真有其實也當時之臣如真德秀魏了翁二人

者蓋深有得於理學者也其始也制於史彌遠而不能用及

史彌遠既死用真德秀不久而遽卒猶有可諉者幸而了翁一人猶存可以用矣然而簽樞未幾即出督出督未幾即予祠安在其為能崇尚理學也哉假令程朱復生愚知其決不能也昔人葉公好龍之喻理宗殆似之與。羅公大經曰鶴山曰春秋由懼而作書成而亂賊懼亂賊益陷溺之深者而猶懼焉則人性固不相遠也其說出於呂成公講義。又云某嘗以呂文穆夾袋冊韓忠南甲乙丙丁集呂正獻掌記曾宣靖雖黃公議司馬公薦士篇陳密學章檄范文獻手記近世虞忠肅翹材館錄之類萃為一編名達賢錄亦使士大夫識得行己用世規模須亟推誠心布公道集謀慮廣忠益不

惟資人補已濟一旦之用往往居德養才流風所被並習漢
進遠乎數世乃是先知先覺職分當然鶴山此論可謂任事
道遠然薦士非難卞和之識玉几方皋之識馬此豈有法之
可傳哉若識駿未至徒以偏駘錮滯之意見稱量摸索其不
為王荆公者幾希荆公嘗曰富今可望者惟呂惠卿一人又
曰章子厚才極高但為流俗所毀耳嗚呼剋材之所延夾袋
之所載使盡如荆公之選論則是蛇虺之淵虎狼之藪也其
流毒可勝道哉故量足以容君子識足以辨小人而後可以
為大臣矣。鶴山講惠而不費說人多講作費用之費似未
盡如孟子說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以天下與

人易為天下得人難克舜豈無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克
為天下得舜舜為天下得禹此即忠而不貴也豈必分人以
財然謂之忠又云舜生於諸鳴遠於負夏卒於鳴條蓋子
說得分曉南巡死蒼梧二妃從而投江皆誕妄又云舜南巡
時以一百餘歲二妃度一百歲上下而後人謂舜死一妃至
湘淚成班竹帝者出巡墳妃何得從行又無此理舜卒於鳴
條當以孟子之言為正。又云周時天下無史及周衰齊晉
魯各有史故太史公謂史記獨藏周室。周易備三易之義
閩戶謂之坤即歸藏終萬物始萬物莫盛於艮即連山。其
克紹乃辟于先王以登乃辟昭乃辟之有又永弼乃后于奠

憲用會紹乃辟書中戒羣臣此周甚多蓋天下乃祖宗之大
下而人君之身即天下之身故人主不自以為幸已而多言
乃辟乃后。洪範六極六曰弱注危劣也呂氏曰弱何以與
六極之數蓋弱者天下之大害學者之大患人之所以不能
為善多是不能立志為善之原主於剛柔惡之原主於弱愚
謂以上之攸好德看則惡乃善惡之惡弱乃強弱之弱如三
達尊之言德三樂之言不愧不怍蓋有性焉而不專委之命
此有勉人為善之意。入而無禮不亦禽獸之心乎聖人不
曾有此等語呂東萊於皋陶朕言惠下說孟子自反一章及
自反而仁自反而禮者而橫逆猶是則謂此亦妄人而已矣

異於禽獸者幾希於禽獸又何難焉既云自反乃有此三語

孟子之言有鋒稜孔子口中無之

以上出師友推言

七月丁卯鄭性之除參知政事

李鳴復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自權刑部尚書除

鳴復字成叔瀘州人登進士第歷官權刑部尚書兼給事中上奏曰臣近覩邸報趙范趙葵金子才並除三京留守中歷故都近歸版籍高宗皇帝三十六年經營而不可得孝宗皇帝二十八年圖回而不能有者陛下總攬權綱不一載而坐復之功光祖宗業垂後嗣此固薄海內外喜聞而樂道也然二使之歸自寢陵也得之身復見之目擊咸謂所過丘墟寂

無烟火骨殖橫道達高蔽空皆緣黠寇經行果無懸壘是以
若此其為慘毒蓋亘古所無有也惟黠寇有亘古所無之慘
毒故國家有亘古所無之機會以其絕無而僅有也人固喜
之臣竇憂焉臣前所謂得之易守之難又謂用兵一事不獨
係生靈之休戚實有關宗社之安危即臣之所憂大略也夫
中原之所至清野邊關皆知之特朝廷未之知耳襄帥之所
主在和既不以實告而惟欲以和而策勲淮帥所主在戰亦
不以實告而惟欲以戰而奏績和戰之議不同其誑為之辭
以幸朝廷之聽從則一而已逮夫和之說不售戰之說得行
盡起南淮之夫悉空南淮之積移防江之戰艦以潛運撤防

江之戍卒以出征驅數萬之師入無人之境捷雖屢至實未
嘗戰也兵不接戰非所謂捷也臣恐或遇大敵勝負之勢未
可知也此可憂者一也古之取天下者爭其所有餘不爭其
所不足諸將皆走金帛財物之府是財即吾財也築甬道以
取敖倉粟是粟即吾粟也農願耕於野商旅願出於市是民
即吾民也今成無馬所獲者空城耳必也散東南之財而後
人可聚發東南之粟而後食可飽移東南之民而後田可
賃可通川竭谷虛丘夷淵實臣恐枝葉未敷而本實先撥矣
此可憂者二也韃與金交戰幾三十年金未嘗不守河也而
其師不由河以濟未嘗不守關也而其騎不由關以入未嘗

不講和也而其禍不以和而解蓋其坑吞不齒之暴習性堅
忍不減金不止也今繫隙既開忿心必激邇者偏師相遇小
小交戰而我軍已不支矣然其國曾料佐猶深居草地未嘗
出也其出愈遲其禍愈大將恐不擊藩籬而直犯吾之堂與
不爭臂指而直衝吾之腹心先備弗豫後悔無及此其可憂
者三也邇者朝紳建議謂宜沿江重鎮別除帥閫內以弭蕭
牆不測之患外以消尾大不掉之勢不但防躡而已此萬世
長慮也而應堂弗之聽其心蓋曰吾有河可恃有閫可守乘
破竹之勢振拉朽之威北渡河可舉燕趙西入關可定秦隴
車書萬里文軌一家又何必畫江以為限志非不大論非不

偉也然進於前豈可不顧其後利於得豈可不虞其失今韃
寇南來王師小衄亦可小警矣而斂兵據險之外沿江措置
且復悠悠非獨~~沿江~~江也富風寒之衝者京襄也子才握制閩
之權未嘗至洛陽恢罷制閩之命乃使守襄間諸道路子才
與蔡爭欲得封閩為之故違命不行僅遣楊義以往義之敗
子才之罪也萬一韃人直趨峴首徑擄江陵制帥遠在一隅
將誰任其責乎沿江事體最重荆襄事勢最急倘不博采千
萬人之公論而惟曲從二三人之私情當重者反輕當急者
反緩其不敗乃事者鮮矣此可憂者四也自昔蠹財害民暴
征橫斂未有不自用兵始漢武帝有征伐四夷之功其末也

至於算舟車權鹽鐵唐德宗有一平海內之志其甚也至於
稅間架除陌錢冒其所不可為而之皆兵食為之累也今天
下費用夥矣而猶斂不及民特恃有楮耳蜀楮創於天聖其
後行之陝府行之熙河至涅鄆之取多出以助兵費其法大
壞遂以新界之一易舊界之四又詔四十一界至四十三界
更不收兌此崇觀間姦臣誤國可為萬世鑒也今京楮之出
至二十千萬有零矣而印造未已蜀楮之出至十七千萬有
零矣而用度未足萬一楮價益賤艱於支遣又何以為策此
可憂者五也臣之為陛下憂者五而未嘗一陳其策非無策
也此在將與相而已夷夏有強弱而使其強常在中國者將

也內外有重輕而使其重常在朝廷者相也使為將者知所
應故又能以體國為心知所以足兵又能以愛民為務有持
重而無躁急有謹畏而無驕盈則前乎三者之所憂庶乎其
可釋矣為相者不以一時之近功為喜必以萬世之遠業為
慮察民情之休戚撥國計之盈虛固其本毋逐其末理其內
毋驚其外則後乎二者之所憂亦庶乎其可釋矣雖然臣猶
有言焉為之告舜也首發其嘆而曰戒哉儆戒無虞所以重
其事也而詳其所戒則言罔者凡五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
淫於樂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拂百姓以從己之欲是也
言勿者凡三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是也此皆戒詞

也而終之曰無怠無荒大業四王何也蓋天下歸往之謂王使人

君能於是八者戒謹而無怠忽之心微懼而無荒廢之志則
自來自西自南自北雖夷狄異域莫敢不來王矣古聖賢講
明治道本末有序內外有別而相與做戒之際其嚴如此臣
之所憂者五將相事也益之所戒者八人主事也陛下德行
高明義理融貫以所當憂者責之將相以所當戒者行之聖
躬中興事業不難致矣臣非不知三京既歸四海交慶願乃
不能將順以贊陛下之美猶且憂危以動陛下之聽臣非過
慮也自昔國大功定大業者不有大福將有大禍必上自人
主下至百僚曰將曰相若內若外謹之重之使萬舉萬全而

後可不當以常事論也惟陛下加察之輪對狀曰臣洪惟陞
下以天縱之責進日新之德嗣膺大寶于今十年災異薦臻
事變迭作撫左則右動鎮前則後起亦艱乎為力矣而上賴
祖宗二百年之積累宣皇三十年之憂勤恭聖仁烈皇太后
九年之保佑克自抑畏不敢違宣用能易危為安轉禍為福
如鬱攸肆虐彗星示象天心若震怒矣今兩陽時若則在天
已有助順之實連歲大水住歲又早民生若憔悴矣今秋稼
告成則在人復有熙然之理內而寇盜昔也猖獗而今也安
安外而戎夷昔也憑陵而今也帖息此正否而泰剝而復之
時也臣盪富輪對再獲瞻望清光顧何以為陛下獻雖然竊

有言焉臣嘗讀孟子見其有曰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又曰國閒家暇及是時般樂怠傲是自求禍也蓋及云者當其可之謂也過是則無及矣同是閒暇也及其時而明其政刑則大國有必畏之勢及其時而盤樂怠傲則在已有自求之禍舉措一差禍福隨異可不畏哉今邊境暫寧妖氣暫弭而隱然猶為吾國家之大患者韃也通者廟堂先事而慮介使觸機而應于以患兵端於未動銷事變于方萌由中及外咸謂吾君相軫念及此自今可保無慮矣而臣尤以為未也臣嘗精思熟慮察往知來妄請韃之情有不可測者二有深可慮者一昔契丹自改建國號以來連歲

騷動至景德初兀舉國來寇直抵澶淵我真宗決策親征射
殺撻覽而和議始決是見吾中國之不可犯而後和也金虜
自得志中國之後殘靈虐焰勃手其不可禦我高宗匹馬渡
江艱難立國速分遣諸將屢以技聞而和議始定是知吾中
國之不可輕而後和也曩歲撻擾川蜀炎過均襄猶虎兇出
柙吾未嘗敢嬰其前也決戰唐鄧圍困汴京猶螳螂捕蟬吾
未嘗敢襲其後也無故遣一介使掉三寸舌於我蜀為來哉
其不可測一也景德初和契丹也歲幣約三十萬至慶歷中
重兵壓境復遣使求關南地我仁宗命富弼報聘雖以死力
爭僅塞其割地求婚之請而歲幣則不容不增也紹興之和

金虜也以徽廟梓宮未復顯仁皇太后未歸吾中國屈也甚矣河南之地未割兀朮之師已來自是屢戰屢和至逆亮敗盟臨江送死虜氣大沮雖名稱稍易而歲幣則不能痛減也今韃使之來其為說甚簡且易未嘗過有逸索也其為詞甚卑且遜未嘗妄自矜大也雖云韃使而實非真韃也雖致韃之書而且謂書不必據也國書如彼而專對如此其然豈其然乎其不可測二也歲在丁亥韃嘗遣兩金牌議和矣一至西河州一至秦家壩制司以狀聞于朝繼承密委欲正其名曰好通夫有爭而後有和吾與韃未嘗爭也不曰言和而曰通好可謂名正言順矣然媾和也通好也皆吾中國婉為之

詞而韃之意則不爾也觀其金牌所載自謂為天所錫狂僭殊甚總其大略蔽以一言蓋欲臣妾我也欲使吾國中盡行投拜也富聞韃之併吞諸國也不有其土地不徵其稅賦惟許其投拜而已其不投拜者舉無噍類也既投拜矣視之若其家然倏往忽來必聽其驅使不容拒也夫漢以和親結匈奴所屈者和親而已國朝以歲幣啗二虜所費者歲幣而已今韃之情既不可測萬一侈其所以用之他國者用於我我其何以付之此深可慮者一也臣之為是說也非謂韃之使不可違也韃之使富違而韃之和未可恃也韃之和未可恃則臣前所謂明其政刑者不可緩也且天惟辟作威惟辟作

福政刑富自上出也陛下既終禮制猶服通喪恭詣凡筵必
有定日因無所般樂矣一號今之出國體所關一政教之施
風化所係亦當少關聖慮審其富否乎陛下日御經筵講經
史退居閑燕遊戲翰墨固無所謂怠傲矣官刑所以儆有位
八柄所以馭羣臣亦當斷之聖意見之施行乎朝廷之上四
方之所視倣也今精忠體國無幾而託公營私者肩相摩也
慷慨任事者無幾而蹈常習故者踵相按也節儉正直有愧
古詩之稱嬉樂宴遊至形月牘之奏是政刑不明於朝廷也
監司郡守郡縣之所恃以為安也今苞苴之貢不絕於中都
是媚上之習未除也估籍之令屢聞於田里是剝下之風未

革也寡廉鮮耻者不足怪以聲名自居以循良見稱者不能免也遐方偏壘不足問號為通都輔郡者不能盡無也是政刑不明于都縣也將帥軍旅邊鄙之所恃以為固也今糧道孔艱師不宿飽設若寇至何以為守老弱相半藝不素習卒然遇敵何以為戰將帥酣秦富貴多養安於平居無事之時士卒困苦饑窮每疾視於倉卒有警之日是政刑不明于邊鄙也慶曆中仁宗銳意求治任范仲淹富弼每進見責以太平既又開天章閣召對賜坐凡所條奏悉見施行卒之西北二邊皆弭耳聽命亦見吾中國有政知吾中國有人故耳陛下欲明政刑於朝廷臣請以是為法紹興中高宗篤意民事

嘗論章執曰監司郡守若能奉職宜加擢用若不恤民奉法
郡守令監司按劾置司令御史彈劾如此則上有紀綱不至
委靡大哉王言真國家之福生靈之幸也陛下欲明政刑于
郡縣臣請以是為法淳熙中孝宗刻意武備講屯田以周其
防托明陣法以一其號令守邊則欲重其選擇將則欲澄其
源持身甚廉如王友直如吳挺必加旌異委瑛軍政如秦琪
必加斥絕庸不敢南牧實自是基之陛下欲明政刑於邊鄙
臣謂以是為法上而朝廷而次郡縣又次而邊鄙乘此閑暇
之際亟為經久之謀幸外心之未萌思內治之富舉有憂勤
而無般樂有謹畏而無怠傲有趨事赴功之實而無玩歲愒

日之憂紀綱森嚴法度峻整行之以堅決持之以悠久雖以此平定中原混一區宇可也韃之和不和豈足為吾休戚哉往者庚寅之秋迎金跋扈朝更昇之以高爵啗之以厚利又欲遣列衛之臣銜命而往臣於是時適當轉對妄謂徇人而有自弱之勢不若立我而為自強之道乃陳三策上瀆四聰既而賊計逆萌王師順動新塘之捷自強之明驗也今韃與金雖有異勢而朝廷遣使則同此一機臣為陛下謀亦同此一理十慮之愚或有一得惟陛下察焉臣不勝拳拳又論執政無定見侍從多私情奏曰臣不識忌諱私竊妄謂今天下未有久安之勢而士大夫皆有幸安之心此風不革危亡之

禍至矣。隳之後，犯吾中國已幾十年。丁亥之變，至隋文而反三關，尚無恙也。蜀以東，未有警也。辛卯之變，西下大安，破利國，東踐金房，過襄漢，事勢已不能堪矣。然金猶未亡，韃特假道於我，志在金不在我也。今三邊皆與我為鄰，無金以牽掣其肘，無黃河潼關以阻隔其勢，先之以和，和未定而挑之以戰，一變也。繼之以戰，戰不利而接之以和，再變也。臣謂和不足恃，戰未可保，當以守備為急。凡所論奏，必切切然。及之朝廷，但見目前之無虞，而不知意外之可慮。是以虛度歲月，雖變故還來，而猶不之悟也。今日事勢非曩時比矣。西蜀國之喉襟也，虜若得志，蠶食殆盡。然後順流而東，則建瓴其勢矣。

荆襄國之腰腹也虜若掩至以輕兵綴城壘重兵瞰江面則
長蛇中斷矣其於兩淮也亦然此豈可以丁亥之抄掠辛卯
之經過謂其條未無足多慮也哉陛下一念通天露香精禱
每論及邊事必動容易色聖心焦勞可謂至矣而宰執雖虛
懷而無定見侍從雖建議而多私情以無定見之規模聽多
私情之議論無怪乎外患日滋內勢日弱而未有以大慰天
下之望也且宰執以論道經邦為職者也謂宜把握天下大
勢使一令之出一政之施人心於焉感動士氣於焉奮發今
朝以為然眷忽為以不然始以為可俄復以為不可羣然聚
議莫知適從卒之賢否混淆用舍倒置經國若此何以排大

雖建大業哉侍從以論思獻納為事者也正直主持天下公
論使一議之建一策之行朝廷恃以尊安天下聞而悅服今
乘機薦引卒多親戚故舊之私隨事獻替每有異同伐異之
意高談正理滿腹私情卒之偽足以亂真邪足以奪正謀國
若此何以安國家村社稷哉不特此也四郊之壘甲兵之問
日至廟堂此何時也而盛駟從之集樂燕于天府者有之輟
湖山之遊獻酬於公宇者有之彼賊之狡謀固已視吾中國
衣冠為几上肉排牆之禍作矣而如彼泉流淪胥以敗猶恬
然不以動其心曾謂中國有人乎天若祚宋使兀朮褫魄於
金平逆亮遊魂于采石此固萬世宗社之洪福四海生靈之

公願然天意莫測人事當修非宰執定其規模侍從公其議
論羣有司百執事孜孜然以憂國為志臣未見其可也今日
之事急矣臣不敢援引古今藻繪章司直書其所欲言者以
進且不避形迹不顧利害益欲轉移士大夫苟安之習相與
扶顛持危使天下大器泰山其安而已詞拙而情真惟陛下
省察又奏曰臣近者獲觀右丞相喬行簡累陳奏劉殊切事
情備捷者十有五目前所見者人關於紀綱者一切於近憂
者三謂功賞須高速行謂兵七吏當增創措置米禁予以實
邊備國結保伍予以捍外寇明久任之制則有言重考察之
法則有言以至合江淮為一或開宣募或命督視此尤關繫

之最夫者使一一見之施行轉洵為強為危為安特一反字之易耳然臣懼其大要思之復有所高講明者二焉蓋舉事而無其人則事未必濟辦事而無其財則事未必成進退人才宰相職也通制國用亦宰相事也為相者能於是焉加意則如前所論皆可次第而舉不但著之空言矣不然臣猶未保其往也且修車馬備器械邊庭急務也任非其人則曰曩雖出征未嘗失一人一騎也曩雖驟退未嘗亡一矢一鏃也始言以相欺而朝廷亦莫能詰矣實關隘時樞糧邊境重事也任非其人則曰某處已遣戍矣不憂其難守也某處已饋運矣不虞其不足也大言以相誑而朝廷亦莫可誰何矣昔

之謀帥者必儲才以為緩急之代今亡矣成敗寄之一人耳
昔之禦邊者必擇才以任牧守之寄今亡矣可否決之專閫
耳天下本無事也自斯人猖狂妄作經營分表而國中始不
靜矣天下本無變也自斯人互相疾視激起事端而境內始
多故矣五大在邊動輒牽掣而欲舉行連章累牘之所陳使
之捷如吾意乎臣故謂舉事而無其人則事未必濟正慮此
也國家財用養兵之費居多慮淮文之太賤也給以京楮楮
印而不已亦將為淮文矣慮湖會之太輕也易以京楮楮用
而無節亦將為湖會矣古人制國用必量入以為出生生之
者寡食之者眾未富制也古者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今

倉庫俱竭府庫悉空未嘗蓄也歲歲營繕有損而無益如酒
司科降數百萬見之獄業祇以保官吏之溪壑他可知矣歲
歲和糴多出而少收如廢一飛閘山四百五十萬身在囹圄
竟不許有司鞠勘他可想矣姦弊日滋公私亦立而欲悉行
連章累牘之所奏果能使之百廢俱舉乎臣故謂辦事而無
其財則事未必成又慮此也易帥於臨敵之時兵家所忌然
帥才不可不儲也足國於多事之日智者所難然國用不可
不制也或曰人才之難從古所病試加揆索誰可屬大事者
嗟夫何哉不生才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患不求耳韓信跨
下一孺夫耳因蕭何而奮諸葛亮隆中一野叟耳遇先主而

起張韓劉岳曷嘗借之異代而自凡以致中興之業曾謂舉
目無人而遂聽其自為驕肆乎或曰國計之辨尤今所難囊
富集議孰為策之良者嗟夫生財有大道為之者急用之者
舒則財常足矣文帝崇節儉得絳灌佐之而海內富武帝好
征伐有衛霍靈之而海內虛夫紹乾瀆宣專仰之楮券而自
足以給一時之用果謂搏手無策而遂聽其自為頽壞乎故
必搭羅人才使之足以供器使而後臂指運動無施而不宜
通判國用使之足以濟事功而後血氣周流無往而不遂奏
篇之所議者數十端而臣獨以二事撮其機要臣非過為異
論也數十端者有司之職二事者宰相之富務也為相而能

務其所富務則執要可以御衆執簡可以御繁而天下無不治矣言之狂愚惟陛下加察

九月癸亥宣增致仕

召赴闕升大學士提舉洞霄宮以觀文殿大學士致仕卒贈少師詔增富豫定策以主克臣故事贈太師謚忠靖

乙亥鄭清之喬行簡俱罷相

俱除觀文殿大學士禮泉觀使兼侍讀十一月清之提舉臨安洞霄

宮

有事於明堂大雷雨二相俱罷○監蔡御史吳昌喬論宰相不富指臺臣為朋比上奏曰臣聞世之盛也人主暢皇極之道以供天下世之變也人臣借朋比之說以空善人遠而漢

啓之禍近則元祐之籍皆因朋黨遂至貽危厥監昭昭其可
畏也臣來自遠方濫班朝列薄正容臺蓋踰一年無左右以
為之先容無臣却以為之延譽素位而行不願手外乃去夏
孟饗竊聞陛下宣諭宰執間臣姓名越三日除王府官又諭
宰相謂臣可充此選臣一介疵賤不知何以誤蒙陛下簡記
耶臣於去冬傳聞蜀邊孔棘三上祠諸竟閔俞音忽蒙御筆
除臣監察御史不知陛下又何所取臣而有此除擢耶臣感
激恩遇欲報無所竊謂數十年來臺諫言人主者易言大臣
者難攻及上身者猶能曠度有容議及宰相者往往罪在不
測所以朝廷闕政不敢盡言臣於入臺之次日首言國朝臺

諫之彈擊大臣次日輪事又言二相之私用親故以宰執之
非才備位如陳卒者則劾而退之以宰士之庸人利口如余
錡頗耆仲等則擊而去之是采之公論一毫無所容心惟知
忠於陛下之職分而已近者竊見左丞相鄭清之卧家不起
從駕不出充牘屢陳有曰激成朋比又曰稔成朋比殆似指
及臣等不知所謂朋比者比何人耶夫朋比二字乃善人之
厲皆非治世之美事也所貴乎宰臣者正欲堅融善意以渙
其羣翕受人言以平其施今乃自為朋比之說以猜疑言事
之臣蓋緣清之始也輕於用兵而國威喪終也折於從和而
虜難滋根本盡搖智勇俱竭朝夕凜凜懷不自安惟悉人之

議已又緣臣範首論何炳而其親朋懼臣清叟連拜明人而
其鄉黨懼臣繼論劉克莊等而其賓客懼故其徒倡為此說
以動清之清之亦復持此說以惑陛下始於羣小之自謀成
於衆議疏之自辨故為形迹激作擠排不盡逐臺諫不止也夫
宰相雖尊人臣也臺諫雖卑法官也今除吏盡有宰相惟有
臺諫出於陛下親擢若宰相有闕失而禁臺諫使不言以一
夫之私情廢天下之公法臣恐自此威權倒置耳目塗塞陛
下雖有八柄之專而徒擁虛權於上矣是豈總覽之初意哉
臣不避誅譴輒敢效歐陽修辯雪琦弼仲淹朋黨之論懇懇
為陛下言之陛下若愛惜紀綱以言等之言為是則乞將全

堂論列達賜施行以清明堂之風若猶有懼貌以臣等之言
為潛亦乞將言事諸臣選賜處分以全進退之節毋使廟堂
之上與公論為敵北昏仲之禍而開危亂之萌天下幸甚宗
社幸甚臣不勝拳拳○又論清之疏曰臣等惟國家之患莫
大於用兵人臣之罪無加於誤國此漢武所以正王恢之誅
晉穆所以行尚浩之廢也臣等竊見左丞相鄭清之舊由序
序驟致顯榮涉歷迂踈智謀淺短扳援潛藩之舊冒居宰輔
之可當陛下親攬萬機聿新大化清之亦悉心輔贊隨事更
張如絕苞苴斥貪任召耆德去劄封等事其於新政豈無小
補持其不能度德量力保境息民妄意功名經營分表力排

羣議輒啟兵端信輕銳之士以主帷幄之謀用在騎之將以分節餼之寄輕挑強鄰敗師河洛兵民之物故者以數十萬計糧食之隘失者以百餘萬計凡器甲舟車悉委偽境而江淮蕩然無以為守禦之備如清之者能因一蹶之失翻為百全之圖愛惜餘力保守舊境猶可補瘡疾之痛收桑榆之功而乃護疾弗悛私心自用但求已說之勝靡卹事力之窮復妄許於摧鋒不痛懲於覆轍既而邳徐唐泗俱已敗聞士氣沮失國成敗表逆使驟興遠夷得以歸曲於我始寇關蜀而八郡為之荼毒旋犯京襄而江面為之駭騷以叛將召戎亂兵干犯外關內訌之孔棘左支右吾之莫能凡邊民之骸骨

相枕國家之膏血無餘使陛下寒心銷志於九重之上夜不安枕至於累月者皆消之輕動干戈之罪也誤國孰大焉方今春氣而深韃騎將退正當良收規模補苴罅漏兩排和戰之論專為守禦之謀如清之固位不去必不能盡變舊習載新圖功滯吝私心重誤國事不至於危亡不止倘或狼狽至是而後如靖康之誅王黼問禱之竄陳自强人果何益臣等不避大譴欲乞聖慈下臣等此章示清之付其自知引退即賜俞允以全陛下進退大臣之節以謝關蜀京湖四路之民俾繼此為宰執者不敢輕易謀國以遺陛下之憂豈勝天下宗社之幸臣等非不知臺諫彈擊大臣往往與之俱出第臣

等猥蒙親擢備數言路不敢自愛其身而為國家忠計謹具
覺察以聞惟陛下裁斷

崔與之正議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不拜

州知廣

與之力辭乃防以政事之孰當罷行人方之孰當用舍與之
力疾奏天生人才自足以供一代之用惟辨其君子小人而
已忠實而有才者上也才雖不高而忠實有守者次也用
之道無越於此蓋忠實之才謂之有德而有才者也若以君
子為無才必欲求有才用之意嚮或次名實無別君子小人
消長之勢基於此矣陛下勵精更始擢用老成然以正人為
迂濶而疑其難以集事以忠言為矯激而疑其近於好名任

之不專信之不篤或謂世數將衰則人才先已凋謝如真德秀洪啟夔魏了翁方此柄用相繼而去人意固不可曉至於敢諫之臣忠於為國言未脫口斥逐隨之一去而不可復留人才豈易得而輕棄如此陛下悟已往而圖方來昨以直言去位者亟加峻擢補外臺與召還使天下明知陛下非疎遠正人非厭惡忠言一轉移力耳陛下收攬大權悉歸獨斷謂之獨斷者必是非利害胸中卓然有定而後獨斷以行之比聞獨斷以來朝廷之事體愈輕宰相進擬多阻格不行或除命中出而宰相不與知立政造命之原失其要矣大抵獨斷以兼聽為先倘不兼聽而斷其勢必至於偏聽實為亂階威

今雖行於上而權柄潛移於下也又曰邊臣主和朝廷雖知而未嘗有施行憂邊之士劉切至言一鳴執斥得非朝廷亦陰主之乎假使和而可保亦議而行之可也又曰比年以來變故層出賊盜跳梁雷電震驚星辰乖異皆非細故京城之災七年而兩見豈數萬戶生靈皆獲罪於天哉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此陛下所當凜凜惟有求直言可以裨助君德感格天心又曰威儀舊條凡有絲髮黃緣者孰不乘間伺隙以求其所大欲近習之臣朝夕在側易於親昵而難於防閑司馬光謂內臣不可令其來訪外事及問以羣臣能否蓋干預之門自此始也若謂其所言出於無心豈知愛惡之私因此而

入其於聖德宣無玷乎亦贖奏嘉款

一

一

續宋宰輔編年錄卷十二終

續宋宰輔編年錄卷十三

金臺外史呂邦耀編

理宗

嘉禧元年丁酉

喬行簡獨相

二月癸未鄭性之除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

性之後加觀文殿學士致仕卒鄭承相府所居清風堂石壻
 其述尤者蓋鄭在宋末莫年登科尋相位至今問巷表之
 曰當德魁捕之坊鄭富為相時家人侵奪小民廩舍以廣其
 居民為通仰者遂自益於清風堂壻下余游閩中親至其堂
 取水梁石工其迹果見今所居竟為官家所據子孫不絕如
 錢富脈遂斬然矣世之使強
 可不不知所鑿哉○廟家談

卷十三

續宋宰輔編年錄

一

鄒應龍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

應龍字景初慶元二年進士歷官刑部尚書卒贈少保

李宗勉除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

宗勉字彊父富陽人第進士歷秘書郎紹定初遷著作郎累遷監察御史時方謀出師汴洛宗勉言今朝廷安恬無異於常時以守禦猶不可而欲進取可乎已而洛師潰又言昔之所慮者在當守而冒進今之所慮者在欲守而不能何地可控扼何地可調遣何將可捍禦何糧可給餉皆當預作揭畫又言內降之弊大臣所當執奏大先事而言見幾而諫不可謂之專善則行之否則止之不謂可之專命出君上政歸中

書不可謂之專苟以專權為嫌不以救過為急每事希迎
合迨其命令已失闕失已彰然後言事之人從而論列之其
累聖德亦多矣況言之未必聽聽之未必行乎進左司諫未
幾兼侍講拜殿中侍御史詔侍從兩省臺諫條陳邊事宗勉
率合臺奏蜀之四路已失其二成都絕隔莫知存亡襄漢昨
失九郡今即破荆門又破江陵孤城何以能立陞下城能亟
下哀痛之詔以身率先深自貶損然後勸諭咸吮世臣隨力
輸財以佐調度分工流淮東淮西為二帥而以江淮大帥總
之或固今任或擇長才分地而守聽令而行以公私之財分
給四處俾之招潰卒募流民之強壯者以充遊兵以備軍籍

仍還沿流諸郡將士為捍禦之圖猶可夫吾不然將水陸俱
下大合荆楚之衆擾我上流江以南震蕩矣或謂其勢強盛
宜於講和欲出金繒以奉之是抱薪救火空國與敵也進工
部侍郎加給事中復上疏言陛下不聞減退宮女而嬪嬙已
溢於昔時不聞褒錄功過而節鉞先加於外戚不聞出內貶
以犒戰士而金帛多靡於浮費陛下之舉動人心所視為卷
舒者也陛下既不以為憂則誰復為陛下憂擢諫議大夫兼
侍讀拜執政

八月癸巳李鳴復除參知政事

李宗勉除簽書樞密院事

嘉禧二年戊戌

喬行簡獨相

正月戊申余天錫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

自少中大夫
武吏部尚書

除

天錫字純父昌國人丞相史彌遠延為弟子師彌遠廢立天

錫預其謀

辛酉史嵩之除端明殿學士

自通奉大夫京西京湖南北各安撫
制置使除依舊京湖安撫制置

使兼沿江制置副使兼
知鄂州恩州並同執政

嵩之字子由慶元府鄞人嘉定十三年進士歷京西湖北制
置使兼知襄陽府遷刑部侍郎端平元年破蔡減金獻俘上

露布降詔獎諭進封子加食邑移書廟堂乞經理三邊不合
丐祠歸侍予詔勉留之會出帥與淮間協謀特角嵩之力陳
非計疏為六條上之詔今嵩之籌畫糧餉嵩之奏言臣熟慮
根本周思利害甘受遲鈍之譏思出萬全之計荆襄連年飢
饉極力振救尚不聊生征調既繁大豈堪命當此之際正恐
重貽宵旰之慮矣若夫和好之與進取決不兩立臣受任守
邊適當事會交至之衝議論紛紜之際雷同和附以誤國其
罪當誅確守不移之愚工迕叮嚀之旨罪亦當誅迕旨則止
於一身誤國則及於天下丞相鄭清之亦以書言勿為異同
嵩之力求去與祠歸養田里尋以華文閣直學士知隆興府

兼江西安撫使。監察御史吳昌裔論史嵩之曰臣等聞之
易之師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聖人家之曰小人
勿用必亂邦也必之為辭言其決然而無可疑也臣觀自古
以來必有君子而後能國未有用小人而不至於敗亡者聖
人之言如金科玉條其可犯也哉臣等謹按大中大夫斬除
刑部尚書史嵩之習氣輕浮操心狡獪膏粱之子本無學術
憑藉其伯彌遠聲勢濫魁別頭公論不容至今藉藉遊邊累
年初之善狀彌遠內專八柄之權外存三窟之勢遂以乳臭
小子謬當閫寄彌遠晚年每欲引之自代師昭之心人皆知
之冰山既推嵩之知無恃所外交韃人私結和議用權檜故

智恐背朝廷為守祿固位之計不臣莫大焉邊方以積弊為
人命高之空京湖之粟以饋大羊以博珠玉兵民苦於轉輸
破蕩死徙而不恤隄人本未知中國虛實高之屈體事之引
隄人頭目一二百人出入城府敢其節制而珠不知耻往者
小使卻伸之之遣引至王攬窺現工都唐敝人貪婪之心貽
襄蜀蹂踐之禍皆高之實為之斥逐家居安享富貴在蒿之
可為幸矣而乃恃其多賢交結中外規圖復進起家而帥江
右物議已自沸騰史履而玷清班名器抑何輕賤給事洪咨
夔捐近日雷雲之變皆此人所致富行繳駁權直院吳詠亦復
見之論奏為高之者合知去就矣顧乃偃然供職恬若不聞

可謂小人之無忌憚者也。嵩之為人，惟陛下與一二大臣謂其才可集事，而天下之人皆謂其輕器寡謀，必將重至誤國。此啓之惡，卓當芟矣。蘊崇之勿使能殖可也。豈宜任獨見違公論而用之乎？且陛下與一二大臣必欲用嵩之者，不過謂其富為裒帥，稍安北人情性，可以招來郭勝、講解、韃帥而已。臣等以為不然。勝之叛去，父母妻子被戮，怨望已深，決無可招之理。韃得志而驕，和議亦斷未易成。嵩之近日奏疏，嘗為走弄之語矣。陛下用之，必無益而有害。臣等聞元祐間，衆賢聚朝天下，駸駸向治矣。時相呂大防把捉不從，至用調停之說，兼用熙豐舊人，進李清臣、鄧溫伯，而傷畏章、厚、蔡、京之徒。

攀援而至其時雖以劉摯范純仁蘇轍王叡史諸賢參錯要路不足以過其復然之凶敵而中原之禍隨之天下安危理亂之機甚可畏也彌遠濁亂天下一十八年遺患餘禍至今不可醫治今陛下復欲用其猶子真之文昌八座之列臣等恐其巧窺陰伺呼集非類以害君子而紹聖之禍復作矣臣等甚憂之在易內君子而外小人其卦為泰內小人而外君子其卦為否小人之不可近也如此臣等愚見欲望陛下特賜睿斷將嵩之刑書職任並行褫罷以清朝列以快公論若謂時方多事未免使貪使過且乞與一在外州郡差遣少老其才以備他日邊頭任使庶合泰否內外之道謹具覺察以

聞伏候教旨。嵩之遣人謂禮部侍郎李韶曰：母言濟邸宮媪圖本詔不答，上疏曰：左氏載史墨言魯公世從其失，季氏世修其勤，蓋言所由來者漸矣。陛下臨御日久，宜深思熟念，成福自己，誰得而盜之哉？舍此不為，悠悠玩愒，乃幾於左氏所謂世從其失者。蓋以世卿風嵩之也。嵩之不悅，曰：治春秋人下語毒。

五月癸未，李鳴復除知樞密院事。

鳴復上奏曰：陛下即位十有四年矣，天下有望治之心，而無平治之實。則所以為陛下用者，不能不負陛下也。竇紹之始柄臣權國，甘天下之口，而奪之氣，故相與附和而一時之才。

病於諛瑞平以來朝廷更化鼓天下之氣而使之伸故諛辭
風生而一時之才人傷於衆諛固非盛事也激而不已豈國
家之福哉臣曩在臺端嘗慮及此故於請封之初首以政中
和建皇極之說進今雖數載而此風猶未靜也非特不靜而
草茅之士又風其端而烈之此何異而北部互相譏搗三君
八俊八及之共相標榜其不成黨個之禍者幾希阿諛之久
既變而為矯激矯激之窮又沒入於浮虛曰吾言不售吾志
不行但有去而已矣嗟夫同舟遇風胡越相濟舍此王國去
將安之曾謂少無宦情不預世事可果免排牆之禍乎欲潔
其身而亂大倫學自孔氏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乎舜命九

官同寅協恭不間其以矯激為事周分六職敬爾有官不見
其以引遁為高泰和在唐虞成周可為萬世法也陛下誠能
詢四岳關四門如舜言焉必責之以有可績行焉必要之以
成厥功考其幽明加以黜陟則賢才不患其不著以八柄馭
羣臣如周邦國都鄙各謹攸司月要日成各供乃職歲終而
小廢置三歲而大誅賞則實政不憂其不舉不然虛名者用
而不察其所辦者何事空言者進而計其所成者何績以
此致治未見其能治也臣在會稽有議及時事者忽謂臣曰
端平之不為元祐無怪也元祐之君子致熙豐之紛更而務
為安靜端平之君子厭嘉紹之委靡而務為紛更三京之役

取遺却之故智也元祐為之手稅畝之事散青苗之餘習也
元祐為之手樂事自如熙豐而致乎此為元祐無怪乎端平
之不元祐也此佳事也陛下既知其所以失則當求其得可
也臣敢併以是為陛下告大本定於內則宗社之勢以固大
權執於上則禍亂之原以消以天下之實才行天下之實政
則吏稱其職民安其業若內若外之治皆可次第而舉矣傳
說之告高宗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惟陛下不以其艱而力
行之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李宗勉除參知政事

余天錫除簽書樞密院事

七月庚辰趙以夫同知樞密院事

目州奉大人右文殿修撰樞密都承旨除沿海制置使

知慶元府
宣奉大夫

以大字

人。三朝野史曰金陵帥閻趙以夫過衢

州訪秘書徐霖相見後覲面大恸左右見者駭然不知所哭
元來哭世道艱險小人在朝君子在野生民不見太平之治
以大與霖俱懷整婦之憂故也

嘉禧三年己亥

喬行簡李宗勉並相

正正月喬行簡加少傅平章軍國重事進封肅國公

行簡每以上游重地為念請建節度宣撫使提兵戍邊事

精寧復告老草十八上

史高之右丞相兼樞密使

自京相安撫副使除替現諸路軍馬

帝自潰師始悔不用高之言累遷右丞相兼樞密都督兩淮四川京西湖北軍馬進封公加食邑兼督江西湖南軍馬改都督江淮京湖四川軍馬

李宗勉左丞相兼樞密使

自參知政事除

宗勉守法度抑僥倖不私親宦召用老成尤樂聞諫言時稱公清之相

余天錫除參知政事

游侶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佖字景仁仲鴻之子嘉定十四年登進士第歷官吏部尚書
入侍經幄理宗問唐太宗貞觀治効何速如是對曰人主一
念之烈足以旋乾轉坤或謂霸圖速而王道遲不知一日歸
仁期月而可王道曷富不速乃據太宗事以陳且謂太宗矜
心易起漸弗克終僅止貞觀之治陛下嗣服十有五年艱危
之勢滋甚回視太宗治効敏速相越乃爾意者親儒而從疎
敬畏以檢身未若貞觀之超卓乎節用以致遠選廉以共理
未若貞觀之切至乎

八月戊戌游侶除參知政事

許應龍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目禮部
尚書除

應龍字恭甫閩縣人五歲通經旨生家曰小兒氣食牛應龍
曰丈夫才吐鳳四座嘉歎入太學弟進士熙宗學博士理宗
即位再遷著作郎旬外知潮州盜陳三搶起贛州出沒江閩
間勢成甚應龍分扼要害訓閱親兵相繼以技聞方未解嚴
時有行旅數人隅總搜其橐中金指為賊黨應龍辨其非盜
釋之皆罷拜感泣去之日閩郡遮道攀送端平初召為禮部
郎官入對論邊事曰李抱真為懷澤路觀察留後凡八年籍
戶三丁擇一蠲其徭租給弓矢令閒月習射歲終大閱第其
能否而賞罰之三年皆為精兵得二萬人既不廩於官而府
庫實遂雄山東李德裕為鄭滑節度使徙劍南西川至則率

戶二百取一人使之習戰貸勿事緩則農急則戰謂之雄邊子弟臣謂民兵可用勝如官兵蓋邊陲之民耳稔乎鉦鼓之聲目熟乎旌旗之容迫近敵境而間探素審從事鞍馬而弓矢素精因其所素習而教閱之亦其所樂趨者況又激之以犒賁孰不知勸兼屋廬妻子皆欲其保護其自衛之計尤切今為糾合使之捍禦非特國之利亦民之利也故民兵之用尤為得力若夫出戍之兵雖給之生券而居非其鄉有思歸之念無勇戰之心驅之使前雖不敢避然一聞少衄棄甲而濱向何望其用命哉李杞真明義步兵足以制山東之變李德裕雄邊子弟足以捍南詔之強其成效大驗盡可攷也為

今之計官兵固當激厲使之精銳而民兵尤宜糾集然區處
民兵要必有法調其力役而使之安教之以技熟而使之擊
擇其精銳而重賞之則感激而思奮統以隅總而倡率之則
緩急之足恃抑有所當察者出戰則民兵當其鋒勝捷則官
軍爭其賞既無所獲誰肯効力是以雖有民兵之名而未底
安邊之績者其患實繇於此必於奏凱之際為之分列官軍
有功則賞官軍民兵得勝則賞民兵所行既公其誰不服但
州縣之吏尤當戒其侵擾使平時既失其心則驚急曷望其
助知此數弊為之處置則孰不樂為吾用比者官軍間有敗
衄闕額未補若就沿邊招募於勢尤便蓋其人精強又習戰

闕使之戍守不惟省生養之費又且無調發之勞一舉而兩得實因時施宜之長策也欲望明詔制閩速作施行庶邊疆固而國勢強矣帝謂應龍曰卿治湖有聲與李宗勉治台齊名應龍頓首曰民無不可化顧牧民者何如耳遷國子司業祭酒兼學士院權直鄭清之喬行簡罷相制詞應龍所草也翼曰文德殿宣布畢帝遣中使召應龍諭之曰草制甚善應龍復謝曰臣聞昔人有言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淵今二相乞罷機政與陛下體貌大臣之意兩盡其美可也帝善之

林哈瑞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

略字孔英永嘉人慶元五年進士

十月庚申許應龍罷簽書樞密院事林略龍同簽書樞密院事
應龍略具以言罷提舉洞霄宮

十一月丙子范鍾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鍾字仲和蘭谿人嘉定二年第進士歷尚書右郎官兼崇政
殿說書進對帝曰仁宗時甚多事鍾對曰仁宗始雖多事乃
以憂勤致治徽宗始雖無事餘患至於今日帝嘉納之

嘉禧四年庚子

喬行簡李宗勉史嵩之並相

四月右丞相史嵩之召還

邊境多以捷聞降詔獎諭乞祠也召奏事轉三官依前右丞相兼樞密眷顧特隆賜賚無虛日

九月癸亥喬行簡罷相

加少保師寧軍節度使醴泉觀使封魯國公

閏十二月丙寅游侶除知樞密院事

范鍾除參知政事

徐榮叟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自朝奉大夫權
禮部尚書除

榮叟字茂翁煥章閣學士應龍之子第進士歷官司諫復兼
說書兼侍講嘉禧四年拜右諫議大夫入對言楮幣不通物
價倍長米運多阻粒食孔艱外而郡邑苛暴斂嚴刑峻罰

民安得而不怨此亢陽所以為今也

續宋宰輔編年錄卷十三終